

祥光

■谭浩泉

祥光峰又叫鹤鸣峰,是南岳衡山群峰中的“大块头”。八百里大衡山的龙脊上,它与五大主峰中的芙蓉峰和天柱峰成鼎足之势,海拔高于天柱峰,与芙蓉峰比肩,而体量远非二者可比。它自轸宿峰西延而自成体系,因主峰分出数脉,呈辐射状伸延,有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的地维,覆盖了南岳后山寿岳乡中部岳林、龙池、红旗等村的广大区域,其中北向一支派生出七十二峰的侧刀峰、文殊峰和降真峰。

南岳四绝之一的“藏经殿之秀”,就藏在祥光峰正北下方的皱褶里。藏经殿前有灵田,每当秋夜,飞光如烛,可以照见古殿老林的轮廓。旧说是佛光,其实是萤火虫聚舞,闪闪发亮所致,故名祥光,祥光峰亦由此得名。由于祥光峰山势坐东朝西,这里也是观日落的理想处所。

辛丑年中秋,住在祥光峰下山脊的友人“山里人”春林来电,邀请去他那里赏月,我欣然前往。下午五点多赶至山庄,由春林驾驶越野车直奔雷祖殿遗址旁的观景台。观景台上山风犹烈,众人说是今夏和入秋以来吹过最舒适的自然风了!6点20分以后,在邵阳方向,太阳慢慢一点一点地褪去刺眼的白光,变得越来越红、越来越红。待完全可以对视了时,大家忙用手机拍照,生怕遗漏了什么好镜头、好风景。待日光完全落到地平线下,反射回来,又在邵阳、双峰、衡山方向拉出一条几百公里长巨大的弧形红色光带,把淡蓝色的天幕造出个实实在在的穹顶,让人在一片

祥光沐浴中感受到大自然磅礴和从容的力量!

其时,月还未出。随着天色越来越暗,天上慢慢露出星星,地面的灯光也慢慢亮起来,远看,完全分不出哪是天上的星,哪是人间的灯!

日光、星光、灯光,山风中,大家又静候月光的到来。7点10分,祥光峰偏北方向天空慢慢变白,不一会儿,月亮从山脊升了起来。四野的灌木丛林,立刻洒满了浅浅一层如水月辉,蛰伏在地里的虫子们见了月辉也兴奋起来。也许知道今天中秋吧,开始不断地集体发出鸣叫声。有浅吟低唱,有高调大噪,有单音节,也有多音节。月辉轻洒中抬头东望,满月如轮如盘如镜,一片清虚广寒宫,那里可有桂花香、嫦娥舞、吴刚酒!纵目西望,只见雾霭海平,苍山涛涌,西北方向则是沃野千里,灯火点点,恰似银河倒挂,实在难分天上人间!

东北方向的侧刀峰由于有大片裸露的岩石,月辉下闪闪发光,恰似刀刃,而侧刀峰就是安放在天地之间巨大的侧刀。其时,山峰前头有灯火点亮,后面却是黑不见底,恰似侧刀峰一刀下去,生生地把黑暗的世界“咔嚓”一声砍开了!多么神奇的名字,多么神奇的意象!恰在此时,作为摄影师的春林发现正西方向万绿丛中,杉湾村下方,村子里灯光无意中组成了一个大大的“7”字。而我又发现在东北方向万绿丛中莲塘村,村子里灯光无意中组成了一个大大的“LU”字。灯光

字分别生长在大峡谷之中,被丰厚的植被和飘动的月辉重重包围,显得十分神秘,一东一西,一土一洋,无意中大大丰富了拍照的内容。

我们下得山来,喝茶赏月,晚上11点多还没有睡意,干脆沿空空的水泥乡道去散步!依多年赏月的经验,天空万里无云时,月亮孤零零悬天外,实在不太耐看,远不如欣赏洒洒大地、无遮无拦的月辉。而天上云彩较多,月亮在其中进进出出、浮浮沉沉,所谓“彩云追月”,会比没有参照物的孤月耐看十倍!今夜天空没有一丝云彩,当然更适合看月辉了。其时,我们视野所及的世界,没有灯光,没有人声喧哗,没有鸡鸣狗吠虫叫虫吼,山坡野岭,屋场马路,水田菜地,上边全是水银泻地、迷雾迷离。满满当当的月辉占据了所有时空,似乎把平时说一不二、不容侵犯的时间都挤到了一边!世界不垢不染,无恶无邪,那个干净从容啊,无法形容!

继续上行,在一拐弯处回头一看,突然发现路边瓜棚豆架间,多达几十只萤火虫在追逐飞舞,点点萤光聚集,能照出瓜棚豆架的轮廓!这萤火虫肯定是千年前古人看到藏经殿前灵田飞舞萤火虫的后代,说不定它们还一直讲着衡山方言呢!多么神奇的千年一景!科普知识告诉我们,雄性萤火虫求偶时就会点灯。如此说来,那一闪一闪的萤灯,就是发出的一封封情意切的情书了!诗人说“抱怨身处黑暗,不如提灯前行。在自己存在的地方,成为一束光,照亮世界的一角。”想来,今夜,无论随机的灯光字,还是温馨的月光、返照的日光,抑或神秘的星光,大地的灯光,道道光亮都是祥光啊!如果说脱胎于最深的黑暗,日光、月亮照彻万物,那么提灯萤光也不错,虽然有些微不足道,那也是一道带给世界温暖和力量的祥光啊!

忠魂 在花朵里吐露芬芳

■蒋能清

当我拭着泪眶看完电影《英雄若兰》,走出影院时心情很是沉重,便刷了一辆小黄车,顶着烈日,径直来到城边的伍若兰故居。

不料,烈士故居正赶上大修,门前的池塘和房屋周围都装上了围挡,工匠们正在拆砖,瓦砾散落一地。有两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来参观,见此情景旋即离去。现场负责人理解我的来意之后,便拿一个安全帽,让我进去凭吊。

来到正厅,屋顶已经全部拆掉,只剩下立柱和横梁撑起的骨架。我双手抚柱,仰望天空,白云悠悠,思绪茫茫。转身来到陈列室,仔细阅读伍若兰烈士生平事迹,她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眼前:

威严的大厅,一个4岁小女孩踢着双腿,死活不肯裹脚,让族人折服于她的倔强;拥挤的人流,一个女学生高喊着口号,宣传革命道理,播撒革命火种;如烟似雾的春雨,一群女青年刷标语,分田地,打土豪,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战天斗地;跪别亲人,泪别故乡,一位妻子带着侄儿侄女随夫参军,走上井冈;炮火连天的战场,一位双枪女战士出生入死,血染疆场,魂断他乡……室外砖头的跌落声不绝入耳,却打不断我万千思绪。

我来到后园,一棵葱茏的楮树高与屋檐齐肩,亭亭如盖,仿佛在为英雄寄托无限相思。

是啊,英雄已去,魂兮何在?伍若兰牺牲之后,头颅悬于城门示众,她身首异处,又无坟墓,让后人欲祭无碑,欲哭无泪啊!

故居向东,几百米外就是来水易口古渡。我想,她下湘江,赴湖南三师求学,寻找革命理想,想必是从这里登舟;她学成回乡,投身革命,同朱德相识相知,走上迢迢革命征途,想必是在这里上岸。

午阳似火,我想去河边找个地方坐一坐。

沿着一片小路,绕过一片树林,便是一片开阔的菜地。因为走的人少,没种菜的地方长满了齐人高的野草。穿过草丛,来到河边,只见河岸开满了野菊花。

我想表达一点敬意,便采了一束正在怒放的野菊,将它抛向清澈的河水,任其飘向远方。然后坐渡口边,倾听风声,遥望远山,沉思默想……

她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女英雄。她工整书写的对联“铲除县团丁,喜迎革命军”。像从遥远的世界射来一线光芒,俘获了朱德爱才的心。她不畏强敌,在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七溪岭战斗中,危难时刻,拉响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包,奋力扔入敌阵,炸掉敌人七八挺机枪,勇夺阵地风车口。

她是一个忠贞不渝的好妻子。当朱德在江西寻乌县圳下村被敌人包围,为掩护部队突围,她跃上飞奔的战马,双枪杀入重围,左冲右突,把敌人引向自己,最后中弹被俘。敌人答应她,只要与朱德脱离夫妻关系,就免于死。但她忠诚于自己的革命理想,忠诚于自己的生死爱情,拖着铁镣,怀着腹中几个月大的胎儿,高唱《国际歌》走向刑场,视死如归,气壮山河。

她是一朵圣洁的兰花,凋谢在20多岁最美的花季,凋谢在苍茫的井冈大地。她长眠后的岁月,回忆最多的,一定是她和丈夫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短暂的幸福时光;牵挂最多的,一定是革命的前途和丈夫的安危;思念最多的,一定是她家乡挚爱亲人和牺牲的战友。她是耒阳人民的好儿女,是中国革命的女英雄。“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生无处不青山。”她的身首已经融进青草遍绿的大地,她的忠魂已经在盛开的花朵里放出清香!

太阳很烈,我起身回去。此时,远处树林里传来“姑姑、姑姑”的鸟鸣声,如同一声声呼唤,掠过蓝天下的城市楼群,来水涟涟的波涛,在这十月国庆节日晒的正午浩然长歌。

虎耳草

■唐青

我最心疼的一盆虎耳草
是从魅力湘西,沈从文的故乡移植来的

种在一弯月牙形羊脂白戈壁玉盆里
放在我阳台飘窗最惹眼的位置
这是沈从文最爱的草
也是《边城》故事里,翠翠梦里采摘的草

这种灵魂的爱情草,被缘分牵连着,会一次次,轮回转世
嵌入命运里永远拔不出

可我还没想好,费了我好多年的心血
养的另外那些花草草
我该用哪本书里女孩的名字,给它们命名

我每天都给它们浇水、施肥,雨露均沾
看它们摇曳芬芳在每个季节里
我想象不出,它们将如何走进那些女孩缤纷的梦

甘露

■谢卜生

蒸湘秋后烈炎炎,草枯叶卷树打蔫。
塘干河断龟裂,农人心焦问苍天。
倏忽昨日甘露降,秋雨绵绵润山川。
否极泰来好瑞兆,顺势发力仍丰年。

南歌子·夜宿清江村

■蒋南

暮色垂江黑,稀星点月明。扁舟移向岸边亭,隐约一坡童子唤牛声。
古道依山卧,低庐结水叮。半村萤火半村灯,半截烛红燃起梦三更。



美丽乡村 ■郭卫国 摄

留得残荷听雨声

■祝平军

汉乐府一首民歌里,一句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,千百年来不知勾起多少人对荷塘的向往,灼热过多少深挚的思慕。自此,“荷”便与文人墨客结下了不解之缘,并根植于文学作品当中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,细说了莲的多种品质。从此,“荷”的形象在人们心目当中更加高大起来。到了近现代,朱自清的一篇《荷塘月色》,引发了人们对月下荷塘的无尽遐想。

盛夏荷塘的美自不必多言。然一缕秋风起,一瓣荷叶落。一池残荷涌动,历经风雨的摧残,整个荷塘顿时变得愈加衰败起来。那圆盘似的叶片不再光滑,被这秋风秋雨无情地撕裂了。荷梗也被摧残变得弯曲起来,有些甚至已经折断,微黄卷曲的残叶半浮在水中。望着这满目凋零的荷塘,一种失落、惆怅的情绪漫上心头。

在这滴滴答答的雨声中,残荷无言,我亦无言。在无言对立中,在我即将转身离去之时,突然想起李商隐的一句诗: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

听雨声。”

都说“雨打芭蕉”犹如天籁,在李商隐看来,雨打枯荷也是别有一番味道。

你瞧,那枯萎的荷叶在细雨中无言地挺立,荷叶上的纹理还是那样清晰可见,只是失去了夏日的清香。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,这“残荷”似在坚持着生命最后的顽强。

再一看,这一池荷塘也显得不那么萧瑟了。虽然没有了夏日“莲叶何田田”的盛景,少了“月下荷塘”的韵味,甚至有些叶焦梗残的味道。但它似乎在悲凉的败落中,积蓄沉淀着新的生命,孕育萌发着新的慰藉。

我开始佩服起这些残荷来。它们在繁华褪尽的萧索里,坦然面对枯荣;在波澜不惊的秋水中,孕育新的希望;在世事纷争的喧嚣中,保持最后的倔强。

此刻,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感念油然而生,让人在满目凄婉的氛围中,生出一丝丝淡淡的柔情。这就难怪《红楼梦》中当年的林妹妹是那般欣赏此诗此情此意境。

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残荷无言,我亦无言。那雨打残荷的声音,变得悦耳动听起来。